

赴宴者

T H E - B A N Q U E T - B U G

[美] 严歌苓 | 著 郭强生 | 译

赴宴

T H E - B A N Q U E T - B U G

者

Written by Yan Geling

[美] 严歌苓 著

郭强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赴宴者 / (美) 严歌苓著; 郭强生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411-5338-9

I. ①赴… II. ①严…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61389号

著作财产权人: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与中国大陆的国营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 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 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9-194

FUYAN ZHE

赴宴者

[美] 严歌苓 著 郭强生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程川 余岚
责任校对 汪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338-9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目 录
Contents

赴宴者
001

后记
266

赴宴者

董丹这个人不信兆头，否则见了长腿红蜘蛛、双黄蛋，这些老家长辈眼中的不祥之物，他就该打消吃宴会的念头，跟老婆小梅一块去领厂里的过期罐头。他抡起塑料拖鞋，把爬过床头柜（洗衣板和砖头拼搭，上面盖着钩花桌布）的那只蜘蛛打得稀烂，对早餐的双黄蛋也视而不见。

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哪儿了——董丹的宿舍。它原来是一个罐头工厂的楼顶办公室，位于北京郊外的工业区。早上十点，小梅正握着一根短的橡皮管给他冲澡。她站在椅子上，水管怎么也握不稳。哗啦啦、乱喷乱流的水是从天花板上生锈的排水管接过来的。要冲澡只能这样：从厂里的管线偷着接出看上去不算太脏的热水。三年前，工厂关了大半，百分之六十的职工“下了岗”，只拿百分之二十的工资。董丹带着他的肥皂盒、稀牙豁齿的梳子、塑料拖鞋回到家。他跟小梅说，他把自己车间里的储物柜全都清了，这辈子再也不用上大夜班了。一开始他还没怎么担心，直到两个月后才发现，他和老婆在银行的存款只剩五十五元。这点钱两个人连去麦当劳吃顿巨无霸汉堡都不够。

过了两天，董丹在报上看到一则招工广告。某五星级酒店缺保安，身高需一米八以上。身强体健、相貌不错的董丹心想可以一试，于是穿上了自己

最体面的行头：上身就一件化纤合成料的西装外套，下身一条卡其裤，脚上一双黑皮鞋，正好搭配从邻居那儿借来的一个冒牌登喜路的公文包，就这么去了酒店应聘。他才晃进大厅，马上有个女人迎上来，问他是不是应邀而来。他点点头。她说已经开始了，忙推着他上了电梯。下电梯穿过中庭长廊，来到一间大宴客厅，里面摆开桌子正要开始酒席。讲台上方挂着条红布幔，写着“捐献爱心，植树造林，防御沙漠，还我青翠家园！”那女人要他看哪儿有位子就去坐，然后就没了人影。

他在靠门边的一张桌旁坐下。已经上了菜，他正饿得不行，就把面前盘子里的东西全扫进肚里，也不管到底是些什么。坐他邻座的一个男人向他自我介绍，他是《北京晚报》的记者，同时问董丹是哪个单位的。董丹正吃得不亦乐乎，不希望被打扰，便随便回答他是《北京早报》的。那人说他没听过，董丹说是家新的媒体。网络媒体吗？对对，是网络媒体。董丹吃饱喝足之后，正打算找机会开溜，那记者问他要不要一块儿去领钱。啥钱？哎，就那两百块钱车马费嘛，他们的“意思意思”，麻烦我们跑这一趟。给他们亮一下你的名片，他们就付两百块钱，希望你写篇东西报道一下他们的活动。董丹干咽了几下口水：两百块钱！等于他们下岗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还吃得跟皇上似的——不过就是一张名片的事！

离了宴会，董丹直奔一家打印社。他挑了最贵的式样，印了一大沓上头有某网络传媒字样的名片。酒席上他早打听清楚了，网络传媒这东西，反正没人说得清每天有几家新开张、有几家倒闭。

二〇〇〇年五月上旬的这天早上，他认真梳洗着，准备参加一场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午宴。到今天为止，吃宴会早成了他的正经营生，日子过得还不

错。董丹拿着条粗毛巾，边擦洗身子边问小梅，信不信他已经把全中国的美食都尝过了。她说她信。这回答让董丹不太满意。每次他想要在她面前拽一拽，她都是这么容易就被唬住了。如果问她，他是否够格当个宴会美食专家，她一定会说：“够格，你不够格谁够格？”她睁着大眼睛的崇拜模样的确讨了董丹的欢心，可是太缺乏挑战性，有点没意思。他抬起头，看见小梅双手高高举着水管，脸都累红了。她今年二十四岁，身段虽小却挺结实，一头自然卷的长发在脑后绾了个马尾，露出一张小姑娘似的圆润脸蛋。

“你这回错了。”他说，“有道菜，我昨天头一回吃到。”

“什么菜啊？”小梅问。

“第一口吃下去，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再一看菜单，可把我吓一跳。”他隔着水汽瞧向她，“你猜那道菜是什么做的？”

她只管笑咪咪地摇头：“猜不着。”每次跟她玩猜字或谜语，她那颗贫乏的小脑袋动都不动就说不知道。

“那道菜……是用……一千个……螃蟹的……爪……尖……肉……做的。”董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一千个。想想看，光是敲碎每个爪子、把里面的肉挑出来就得费多少工夫。想象一下：全是那些倒霉螃蟹的手指尖哟。”

他等她继续追问，那得宰多少只螃蟹才凑得齐这么多蟹爪，可她没作声，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蟹爪肉又嫩又滑，用筷子挑着，还没送到嘴边就要滑掉。”他让水朝头上淋，好把洗发精泡沫冲干净，“下回他们最好在邀请函上把菜单印出

来。如果再有‘干蟹指’这道菜，我保证带你混进场。听我的没错，肯定值得你冒一回险。”

排水管开始发出打嗝似的怪响，咕噜咕噜的声音来自管道深处，就像是从某个深不可见的器官中发出的，橡皮管也跟着发颤。小梅连忙伸长了胳膊把水龙头关上，以免蒸汽冒出把董丹给烫熟了。她得高站在椅子上就是这原因，随时控制出水。

“说到那肉质，真是奇特。味道就像把一千根‘迷你’型鸡腿全熬在那一口里。简直美味得让人受不了，鲜得都有点恶心了。没有比那一千只蟹爪更嫩的口感了，在嘴里就像……就像……”他极力想要描述那质感，那种肉在嘴里，与舌头、口腔接触的细腻，还有咽下去时经过食道的滑滋滋的感觉，五脏六腑都为之称奇。但是他词穷了。就算把他们两人受的教育加在一块儿，连给父母写封像样的信都不行，还得查字典才行。

突然楼下厂房的机器开动了。从头顶灯泡上垂下的毛茸茸的蜘蛛网也跟着发抖。厂房楼上原本被隔成二十间办公室，中间一条走廊，走廊两侧各十间。现在这里住了二十户人家，都是下岗职工。厂里不定期接到客户订单，机器也就不定时开动。楼顶的住户们如果抱怨噪声太大，厂里经理反而解释说，他们应该希望噪声更大才好，因为噪声越大房租越便宜。经理还暗示，在工厂楼顶住固然不理想，但几乎等于白住，房租低不说，还可以偷电煮饭、偷水洗澡；厂里检验不合格的肉品也低价卖给他们；紧急跑厕所的，偷来的水还帮他们解决要跑一大段路的麻烦。打开下水道一蹲，事后再一冲就完事。水真是好东西，冲两三下什么都清洁溜溜。

一位女邻居隔着塑料帘子大声叫着：怎么洗这么久，一根一根毛在洗？

董丹笑着大声回答他有十二根脚指头，得一根一根搓。小梅拿了一条干毛巾给他擦身子，一双手利落又不失温柔。她做起事来总是这么简洁有效率，劲都使在点子上。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在老家村子里的农地干活，挣的工资是按一个大男人的份计算。董丹朝邻居赔不是，解释他实在是因为中午有个重要会议，得赶时间。那女人便说等他和小梅忙完了，她再回来洗青菜。邻居们大致知道董丹在上班，没人搞得清楚公司在哪儿，不过都羡慕他打着领带、穿着擦亮的鞋去工作。

每逢宴席前，董丹总是精心梳洗一番。他一共有两件正式的衬衫，一件白色，一件蓝色，两件就这么替换着穿。一年多以前，他拿到印好的记者名片的当天，便向邻居们借了一百块钱，跑到一家旧货店花五块钱买了副粗框眼镜，又花了二十块钱买了支麦克风，接在一台报废的录音机上。剩下的七十五块钱，他用来买了台破照相机，反正他也不会往里头装底片。就这样，他改头换面，出门赴宴去了。他学会事先研究报纸上的新闻，看哪里有会议举行。第一个机会是去一个新研发的科技产品拍卖会。拍卖公司发出了一百多张帖子给媒体，会后备有十六道菜的大酒席。和董丹同桌的是一群“特别来宾”。等到大伙喝得酒酣耳热，话匣子一开，他才发现这一群所谓的“特别来宾”都是被雇来假装竞拍的。他们坐在场子里，举牌压过彼此的喊价，就是要炒热气氛，哄抬价格。

酒宴尾声时，一个大水晶盘端了上来。董丹搞清楚了，盘子里带粗壳的玩意儿叫作生蚝。服务员告诉大家，这生蚝可是不到一小时前从海边捞上，坐着飞机来的。那群“特别来宾”正闹得不可开交，谈论着他们今天的表演。拍卖的是一种新式减肥器，一开始从五万块钱起拍，接着他们疯了似的

喊价，终于把价格抬到了一百万元。最后的买家其实就是卖方自己，他们导演了这整场闹剧就是想要为这个产品炒点新闻。现在，所有的媒体都会大肆宣扬这个产品有多么热门，最后以超过底价二十倍的价钱卖出。董丹一边听着这个有趣的故事，一边和生蚝奋斗，却怎么也没法把那灰扑扑、滑溜溜、鲜嫩欲滴的蚝肉给挖出来。好不容易成功了，他深吸一口气才把那玩意儿送进嘴里。让他惊讶的是，这个被称作生蚝的玩意儿，长相怪异，触感黏黏的像是吐出来的秽物，味道却十分鲜美。

第二天，董丹在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上，看到这则产品拍卖成功的报道。这消息在各家报纸也上了头版版面。但是对董丹来说，这顿生蚝大餐才是重点。

董丹在腰间围了条毛巾，快速冲回屋里，留下小梅一个人拖地。等到她进屋来，他已经穿戴好了，一会儿弯腰，一会儿又半蹲，对着放在窗台上的那个小圆镜来回打量，尽量把自己的整张脸挤进镜面。他皱皱眉，对自己的头发不甚满意，努力让其中一部分立起来。

“这样好吗？”他问，摆了个侧脸。

小梅说很好。她拿起装着豌豆的篮子，开始挑拣里头的泥沙，还有已经被虫蛀空的豆壳。她整个人半靠着一张书桌，桌腿上写着潦草的编号，标明是公家财产。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工厂里正在换新家具，于是把这些破烂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他们。小梅挑了两张书桌，一张缺腿，一张裂了桌面，她把它们全给拆了，把好的腿和好的桌面拼接到一块儿。另外捡回的两张破烂办公椅，她特别做了花布椅罩，好把椅子上头那丑陋的公家财产编号给盖起来。他们家里到处可见白色钩花桌布这玩意儿，这是小梅想出来的法子，

让家里全不成套的家具看起来有统一性和协调感。两个缺了玻璃门的小矮柜靠着墙放着，里头装了些茶杯、桌历、笔记本、旅行用小闹钟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是从酒席中拿回来的纪念品。矮柜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雕成了一本书的形状，金色商标下面，还打了一个有名的金饰老号标记。也就是说，商标是不折不扣的 24 K 真金。这是他们最宝贝的一样纪念品。据说送这纪念品的出版家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捐了出去，为了抢救中国历史上遭禁的古典文学真迹。董丹总爱开玩笑说，哪天他们沦落街头，还可以拿这上头的金子换饭吃。矮柜对面是用钩花床单罩着的一张床，床头板裹着人造皮革。

董丹还在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就像要和镜子里那人展开摔跤决斗。

“你是不是觉得，昨天跟我去吃螃蟹大餐就好了？”董丹问。

“嗯哼。”她含混不清地回答。

“真是可惜呀，那盘菜根本没吃完，如果我能代你吃就好了。”

“那就代我吃呀。”她笑起来，把一个豆子朝他的肩膀弹去。他从石灰地上把豆子捡起，又弹回去。她弓起背作势要朝他冲去。他立刻举起双手求饶，并且用下巴指了指时钟。该上工了。吃酒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一点儿都马虎不得，除了职业道德之外，还要有勤奋、勇气等本事哦。

董丹走到屋子另一头，从晾衣绳上取下了他仅有的一条领带。小梅看着老公打上了这条格子领带，心想她这辈子没有看过比他更帅的男人，甚至连电视剧中的明星都比不上他。

董丹又冲过房间，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那张臃肿的沙发立刻陷了下去，发出一声叹息。系鞋带得抬高脚，他的膝盖都快撞上了下巴。屋里的两张沙

发都是用同样的人造皮革做的，它们挨着门边，比肩站着，像一对上了年纪不知所措的乡下夫妻。他对小梅和自己许下承诺，一旦他从宴会上赚够了钱，马上换掉他们的新婚家具，包括那张床和这两张沙发。

这场宴会的主办方是一个鼓励年轻人赏鸟的非营利机构。饭店的大厅挂满了知名画家的作品，都是捐出来赞助少年观鸟家的。董丹随着人潮走进宴会厅，看到接待人员正在检查每个人的证件。女接待员的眼睛忙着对照身份证上的照片和眼前的人同时跟大家解释这项新规定：两天前有人拿了假身份证混进了一个大会会场。当时大会正在举行，结果那人闹起抗议示威，控诉地方领导的贪腐行为。从那之后，每个记者都得同时出示证件和名片，这样才能够参加记者会和接下来的酒宴。

董丹反身离开了入口处。证件上的名字与他的名片并不相符，当然他也可以谎称把身份证留在家里了，说不定女接待员还是会放他进去。但是万一不让呢？万一她检查证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抓出像他这种人呢？是不是有些人早已注意到某些来路不明的“记者”，总是在记者会和酒席上出没，却从没看过他们刊登任何文章？

董丹瞪着一幅抽象画作，避免与任何人打照面，差不多大厅里头就剩下他和其他两三个人了。几乎所有的受邀者都进了宴会厅，他必须马上做决断。

“你喜欢这幅？”

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说。董丹转过头，看见一个虽胖但体形匀称的

男人站在他侧后方。董丹立刻注意到他一身的黑衬衫、黑长裤，一头黑亮的头发，还有一双深陷在多层眼皮下带血丝的眼睛。那一头黑发黑得可疑。他看上去有六十岁，或者更老。董丹意识到他指的是面前这幅画，便笑了笑。它不过就是一坨一坨的颜色，怎么解释都成，可以说它是一幅风雨中的山水，也可以说它是一群马儿在混乱中狂奔。

“挺喜欢的。”董丹对着画缓缓点着头。

“那我问你，喜欢它什么？”那男人和董丹一同注视着那幅画。

董丹眯起眼睛、抿紧嘴唇，朝前跨了几步，又往后退了几步。欣赏画的时候，别人可不是都这么做的。

“你看见了什么？”男人要他回答。

一堆颜色烩什锦。一锅煮烂的线条与形状。或者是一个饿昏的人看到的世界。董丹一大早吃了双黄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食。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那男人说，“至少你不乱点评自己看出来的名堂。或者说，你也不乱点评自己看不出来的名堂。你是哪家媒体？”

董丹拿出名片，双手奉上，这是他从“同行”那儿学来的谦卑姿势。

“从来没听过。我以为所有的媒体都来骚扰过我了。”

“这是一家新的网络媒体。”

“你们还真的到处都是。哪儿搞得清楚这家、那家。熟悉我的作品吗？”

他回答，当然，谁会不熟悉呢。可是他心里盘算着原来这人就是这画的作者。正是他那双胖而匀称的手炒出这一大盘流汁流汤、颜色四溢的大杂烩。董丹还来不及应答，一群人蜂拥而上，朝那男人喊“陈大师”或是“陈洋先生”，并频频道歉没立刻认出来，害他久等了。这个陈洋扭过头，隔着

人群问：“如果我没猜错，你是西北人。”

董丹回答，一点不错。

“嗯，长城之外的不毛之地，沿着丝路全是被烤焦了的商队驿站。让我再猜，甘肃省？”

董丹点点头。

大师立刻在董丹的肩膀上用力一拍：“只有从我家乡来的人，才有像你这样高壮的体格和直率的性情。”

他们俩一同走过接待人员面前时，董丹假装专心听陈大师讲话，没空儿注意她伸手跟他要什么。

陈洋穿过朝他面露微笑的人群，走过身穿笔挺白衣的服务员和黑衣长发的艺术家们，最后在讲台正前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他指指身旁的椅子，要董丹坐在他身边。陈洋上下搜着口袋，找不着董丹刚刚给他的那张名片，于是问他叫什么名字。董丹不假思索地便报出了他的本名。陈洋问他，他名字里的那个“丹”字，可是中国字里“丹红”的“丹”？是呀，没错。也就是公元前几百年战国时代燕国太子丹的“丹”啦？没错。好名字。谢谢。

董丹心里想着，待会儿他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找一本历史百科全书查查这个燕太子丹到底是何人。下一回他也可以像这个老家伙一样，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他的历史知识。

开胃菜上来了，董丹觉得眼生。他正要拿起筷子，却只见老艺术家对这些菜漠不关心，状甚雍容，好像有比吃更重要的事，让他心不在焉。董丹只好悄悄地放下了筷子。他有预感，面对这桌大餐，想要像往常一样不受打扰

地暴吃一顿，恐怕成问题了。一个女人凑近陈洋身边咕叻了一番，朝着餐桌转盘中的巨型水晶碟，玉指又是一阵乱点。接着她把说话内容向全桌重复一遍：这些开胃菜所用的菌菇都是非常稀有的，全是赏鸟探险时采集回来的。董丹没想到，它们吃起来像肉一样，而且挺油腻。

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女画家走向了讲台。来宾们听着她讲话，听觉穿过了几百双象牙筷子敲打细瓷、几百副嘴唇和牙齿咀嚼美食的声音。年轻女画家用投影展示了她的作品，董丹这时饥饿感已经平息了。他放松下来，四下环顾，开始认出了许多张熟识的脸：同样经常出席餐会、领取车马费、对着丰盛佳肴笑得脑满肠肥的脸。年轻女画家身上遮体的是一件红色小肚兜和一头浓黑的长发。当她说自己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画画了，台下一阵哄然。“可是——”她接着补充，她到五岁才会说话呢。这是她抖的一个包袱，听众也都哈哈响应。

今天的第一道热菜，是用乳鸽的鸽胸肉末和豆腐泥做成的小丸子，上头还撒了新鲜的绿青葱末。董丹吃得很过瘾。当他放下筷子喘口气时，发现那个年轻的女画家已经是今晚众人追捧的对象。许多客人要她的签名，许多人要跟她合影。董丹心想他是不是也应该加入记者们，用他没有底片的相机对着那女孩按几下快门，这时陈洋竟说，他越来越喜欢董丹这个人了。

“你有眼光。”他边说边朝董丹靠过去，“你的艺术品位高尚，实在不适合这种场合。”他扬起下巴指的是那女孩。

董丹的嘴里还满是美味，心里想的是这肉丸子的滋味太好了，要想完全品尝出精髓，等下肚后才能慢慢回味。

“你看那群色眯眯的男人，轻易地就被这女孩子给迷倒了……这就是为

什么跑出这么多女作家啦、女画家啦……这个社会真是有病，到处是色情犯的淫欲横流，恨不得将她们生吞活剥……”

这地方太吵了，陈洋说的话董丹只听到一半。即便他专心聆听，还是搞不懂陈洋在说什么。不过他依旧频频点头，把耳朵凑向老艺术家。这当中他不时得张开鼻孔，好让饱嗝有地方打出去。

看见那个接待人员拿着信封口袋正朝他们走来，董丹急忙掏出了“又聋又哑”的麦克风和录音机，把它们放在艺术家的面前，希望她经过桌子旁边时，自动把钱留下，别打扰他们的“采访”。可是，她等在那儿，讨好地微笑着，看着艺术家说得慷慨激昂，嘴角堆满了口水泡沫。

“干吗？”陈洋不耐烦地停下来。

她忙跟他说对不起，并把信封交给董丹，轻声细语地说：“这是一点点意思，谢谢你跑这一趟。”

董丹不作声，点点头表示谢意。

“对不起，打扰到你们。”她还是不走。

“没关系。”董丹说。

“如果你不介意……”陈洋挥挥手，示意要她离开。

“陈先生，对不起，只要一会儿就好。”她把手放在艺术家宽厚的肩膀上，同时转向董丹，“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吗？要怪只能怪这项新政策，害我们多出了好多事来。”

董丹说把它忘在家里了。接待人员朝着陈洋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临走前，她的长发扫过董丹，同时告诉他，待会儿会给他电话索要身份证号码。

那她可要有重大发现了！不仅会揭穿他名片上的网站根本不存在，也许还会控告他。但是控告他什么罪名呢？吃白食吗？这些餐宴上的食物简直丰盛到邪恶的地步，而且大多都吃不完，最后还不是都倒掉，多他一个人吃，少他一个人吃，有差别吗？没有。

仿佛是在给自己辩护，董丹感觉身体里充满一股道德的力量，不自觉把脊梁一挺。怀着正义的怒气，他环视全场，一张张嘴都在忙着大快朵颐。你知道我小时候每一餐饭吃的是什么呢？用树皮和高粱熬成的稀粥。秋天收获之后，我们这些小孩在已经收过红薯的田里挖，挖上几天，就为挖出还带着一口淀粉的红薯根。我们不敢用铲子挖，生怕把根挖断了，糟蹋了那一口红薯。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头铲，为了抠进冻僵的泥土，指甲都挖断了。董丹望着女主持人，希望能跟她用目光交锋。女主持人这时正用筷子轻盈地夹起了一颗小鸽肉丸子，像鸟啄一样小小地咬了一口。你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在初夏小麦成熟时拿什么解馋吗？蚱蜢。妈妈告诉我，如果半夜肚子饿就去喝水。董丹看见他对面的男人这时从讲台收回目光，转过身来饮了一口啤酒。董丹瞪着他，希望他会感到惭愧。你相信吗，我志愿当兵三年，就是因为听说当兵能吃上肉包子，结果我们吃到的包子都是白菜馅的，顶多尝到一点猪油。那男人不理睬董丹，看着那年轻女画家满场飞，随着观众一同拍手，笑得前仰后合。这更让董丹感到自己高他一等。你知道我家楼顶上的那群邻居吃的是什么呢？——过期很久的罐头。你知道他们每个月月薪多少吗？比你的日薪还少。只赚那一点点的钱，连买一棵青葱都得在臭气冲天的农贸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半天。他们过着那种日子，恐怕这辈子都没听过什么鸽胸肉做的小丸子。你们这群人都认为这公平吗？董丹用一番旁人听不到的雄辩，